
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4

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 寻找天使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2008年7月16日，新西兰罗托鲁瓦火山沼浆池，如今仍在沸腾。



鱼尾狮是新加坡的标志，到处可见。尤以花芭山上的雕塑吸引游人。时在2008年7月。

第一章

—

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，到了5月中旬，作为城市行道树的紫丁香才开，不开则已，一开就是怒放，沿江十里长街紫巍巍的花树散发出的香气，使整个城市像熏了香一样，让路人沉醉。

夏芳可没心思赏花。她满脸是汗地骑着自行车赶路，车后还带着一个六岁多的小女孩。这是一段上坡路，自行车脚蹬子打滑，链子松，怎么也蹬不快。本来就急，方才出门时想着带一百块钱给汶川灾区捐款，把钱揣在外套里，外套却忘了穿，走了一大截，听到车后座上的女儿摇晃瓷质储蓄罐，才猛然想起忘了带钱，忙调头赶回去，一折腾又晚了十多分钟，急得女儿直催，一个劲儿喊迟到了。

夏芳是个二十七八岁衣着朴素的女人，人长得端庄秀气，却是素面朝天，脸上过早地刻上了生活不如意的痕迹，她是纺织厂下岗的女工。

夏芳的女儿夏天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天生是跳舞的材料，腿长腰软，从四岁起就被少年宫的舞蹈老师看中了，两年下来，

没少登台，还出国演出、得过国际奖呢，县剧场橱窗里、省城街头广告灯箱里经常展示这个小芭蕾明星的照片。夏芳的姐妹们都说她好福气，老鸹窝里飞出个金凤凰，也只有这宝贝女儿，才使夏芳的眼前有一片亮色。

今天妈妈是送夏天参加城区首场赈灾义演，夏芳回头叮嘱女儿，要比平时卖力气，夏天嫌她絮叨，这她还不懂？若妈妈允许，她都想长上翅膀飞到汶川去，给可怜的小朋友擦眼泪呢。

夏芳在剧场门外停下车，只见一些参加演出的小朋友穿着黑色短裙陆续到来，老师正招呼孩子们站好队。幼儿教师捧来纸箱，在为孩子们分发蜡烛。

剧场四周全是叫人触目惊心的四川大地震的宣传画，一双从废墟空隙中露出的对生命渴望的眼睛，两只带血和泥土的小手牵动人心。黑色、血色成了主色调，“地震震不垮中国人”“大灾有大爱”“用我们一腔热血擦亮中华民族的尊严”“伸出你的手，牵着受灾同胞的手，共渡难关向前走”……大标语让人热血沸腾。

这是一场具有强烈凝重氛围的献爱心募捐赈灾活动。在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”的歌声中，各界人士身穿素服脚步静默地步入会场，纷纷把捐款塞进赈灾箱。

夏芳把一百元钱投入巨大的赈灾捐款箱，有志愿者请她签上名，夏芳摇摇头走开。她离开队伍，叮嘱夏天，叫她先和小朋友进场，妈妈还有事，去去就来。

夏天生怕妈妈不来看她演出，就撅起嘴来，夏芳安慰女儿，她一定来，夏天这才才有了笑容，爸爸指望不上，妈妈再不来捧场，多没面子！人家别的小伙伴可不一样，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可是倾巢出动啊。

夏天的爸爸朱明虽然也有票，可夏芳也不敢打保票他会来，这正是她心中的痛。可在孩子面前她不能露，只能含糊地找理由，开出租车哪有准，也不能拉一半路程把客人丢在马路上，自

己去看节目啊!

海报橱窗里有一个展现芭蕾舞姿的五六岁小女孩，正是夏天，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，一对会笑的酒窝，这是她的一幅《小天鹅》剧照，另一幅是在俄罗斯红场的留影，是捧奖杯的照片。

在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海礁指点下，摄像记者一边把镜头对着橱窗拍摄，一边问女教师，夏天来了没有。

没等老师回答，节目主持人海礁早认出了捧着金猪储蓄罐的夏天，那不来了吗，摄像镜头便摇了过去。

海礁是一个很有风度、气质的女人，三十岁左右，端庄秀丽，肤色白皙，她也是一身纯素装束，正手持话筒现场播报：我们的小白天鹅来了，为了灾区小朋友，她把自己心爱的储蓄罐捧来了……

几台摄像机都向夏天聚焦。

节目主持人海礁就势弯下腰对她随机采访“夏天，你好。”

“我认识你。”夏天认出她是主持小星星栏目的海礁阿姨。孩子们都喜欢她。

望着宣传画上从废墟里挖出来满身血污的孩子，夏天哭了。海礁替夏天擦去眼角的泪，问她为什么哭。

夏天说“我为汶川的小朋友难过……他们有的没妈妈了，我想接他们到我家来。让我妈妈也当他们的妈妈……”

海礁被感动了，抚摸她的头说“好孩子，那些失去妈妈的孩子，天下的母亲都是他们的妈妈……”

夏天看到，海礁也是泪水盈眶，就说“海礁阿姨，你是大人，怎么也哭了?”

海礁一把将夏天揽到怀里，泪水扑簌簌地流下两腮“因为，我和你一样，为那里的小朋友难过。”

夏天问她也捐款吗。

海礁说“当然。”她从坤包里拿出厚厚的两叠百元钞，拉着

夏天的手走到捐款箱前，投了进去。夏天说：“呀，这么多，我妈妈才捐一百。”她有点不好意思。

海礁便安慰她：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捐一分钱，也是爱心。你不也把储蓄罐都捧来了吗？”

摄像师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珍贵镜头，他甚至有了重大发现，怎么夏天和海礁长得这么像？倒像是她女儿。海礁笑了，说自己可没这个福气。

几辆轿车开来，在剧场门前停下，第一辆车上走下很有风度的副市长桑植。他四十七八岁年纪，方正的脸膛，戴一副宽边镜子，在他身上的学者气重于官气，显得儒雅有学养。

摄像记者发现了，对海礁建议，桑副市长到场，是不是请他现场讲话表述感言？

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不知海礁出于什么考虑，她明显地犹豫了一下，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：不一定吧。

摄像师很不解，她不该放弃这么好的新闻呀！海礁是最善于临场发挥的主持人，惯会举一反三，这可不像她了。

这时桑植已走过来，发现了海礁，二人四目相对，旋即又都避开，这短暂的交流与规避，除了当事人，别人是很难觉察的。还是桑植先从尴尬中解脱出来，伸出手想与她握握手，见海礁并无伸手的意，桑植又收回手，只是微笑着问了一句：你还好吗？

海礁有几分慌乱地点点头。

桑植不经意地说，好久不见了，不过你主持的节目倒经常看。

海礁略低着头说：“你还有空看我的节目？”这话既像是理解领导日理万机，也未尝不含有幽怨的成分，桑植当然听得出来，只是儒雅地一笑。

海礁正要走开，忽然发现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她和桑植在拍，

她本能地扯起镜头盖扣在镜头上：你怎么乱拍？

摄像师以为她不愿出风头，换了别人，和市长在一起，多风光、难得的镜头呀。

海礁意识到自己失态，忙掩饰地说，镜头聚焦领导就行了，不必拍她。

文化局长领着夏天迎上来，先与桑植握手，又与海礁握手，感谢她这明星主持人到郊县主持节目，给这里的义演增光增色了。

海礁忙说是应该的。

摄像记者又把镜头对准引人注目的夏天，桑植摸了摸夏天的脸蛋，问她叫什么名字。

夏天脆声脆气地答：我叫夏天。

桑植拍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芭蕾舞小童星啊。桑植笑吟吟地称赞她的名字好，夏天万物生长，夏天生机勃勃呀！

海礁及时地配上旁白：小白天鹅今天变成了黑天鹅，她今天穿上了黑裙子，头上系着黑发带、白蝴蝶结，大家看，她怀里抱着她的储蓄罐，这是她几年来攒下的零花钱，她是为灾区小朋友献爱心来了。

周围的人都为夏天鼓掌，桑植也鼓掌。

小演员们纷纷点燃蜡烛。老师吹哨子了，手持蜡烛的小黑天鹅们，迅速编成心形队伍，闪烁的烛光照着孩子们充满同情心的脸。背后竖起“四川挺住”“中国加油”的横幅。在她们面前，放着一只捐款箱，上面画着两颗连着的心，写着：省下你的零用钱，献给震区小朋友。

夏天甜美稚嫩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。孩子们唱着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明天……

夏天怀里一直抱着她的金猪储蓄罐。桑植问她，怎么老抱着不捐呀？

夏天有几分神秘地说，不到时候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市长叔叔也捐吗？

桑植笑了，当然。

夏天把她的储蓄罐摇得哗啦啦响：比我多吧？

桑植说肯定比她多。

夏天执意要问到底捐多少，她说，在她家，爸爸捐的第一多，一天拉出租车的钱。人们都笑。

桑植说他捐半年工资。

夏天可不知道半年工资有多少。

桑植笑，肯定比她储蓄罐里的多。

海礁告诉她，市长半年工资至少五万。

呀，五万！夏天露出小豁牙笑了，这么多！

桑植看了海礁一眼，忽然像发现了秘密一样，指着夏天对海礁说，没发现吗，这小女孩长的倒像你。

海礁自己倒没觉得像。她都习惯了，因为她人长得漂亮，喜欢恭维人的，见了好看的孩子总要说像她。

桑植牵着夏天和海礁一起进入剧场，很随意地问海礁，有孩子吗？

海礁没有正面回答，却拍拍夏天的头说，我也有个女儿，和夏天一般大。

话是对夏天说的，却不由自主地瞥了桑植一眼。

夏天问海礁，你女儿也跳舞吗？

海礁说她不跳舞，在学钢琴。

夏天很是失落。她也梦想学钢琴，可惜只学了半年，一册《拜耳》还没弹过去，妈妈就不让她学了。

海礁问她为什么。

夏天沮丧地告诉她，没钱买钢琴，要好几万呢，贵的十多万。妈妈说，钢琴是有钱人家孩子玩的，跳舞不用钱，有腿

就行。

听了这话，桑植插了一嘴，想学钢琴可以到市少年宫去练，那里免费弹啊。

夏天爸妈又不是没打过这主意，可是练琴的小朋友太多，要排队，郊县离省城几十里地，跑不起。再说，光少年宫有琴没用，家里必须有，每天得练两小时呢，不练手就生。

桑植一时无言。海礁露出了讥刺的笑容，心想，你这市长好像是给外星人当的，钢琴人人可以学，可买钢琴对穷人来说，却是一种奢侈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她忽然有一种奚落市长的冲动，就给桑植讲了个故事，那是有关钢琴的。有一个下岗工人的女儿很有音乐天分，手指纤细而修长，音感好，老师希望她能学琴。可天价的钢琴让当爸爸的望而生畏，为此，老婆天天跟他吵架，买不起钢琴，甚至要离婚。于是工人哥们决定在废弃的车间里用边角余料为孩子“攒”一台钢的琴……

钢的琴能弹吗？这有点像黑色幽默，桑植明白，海礁这是在打趣他，嘲讽他高高在上，不知民间疾苦。

桑植没有必要、也没有心情与她理论。这么多年不联系了，她心中的怨气自然大，他常有让她发泄一下的愿望，也许那会减轻她心理上的压力。可惜这种机会也不易寻找。他不能在一池春水渐归平静之后，再去搅动波澜。至于海礁此时此地在想什么，他也无法猜测。作为市里电视台的明星主持人，她有极多采访、报道桑植的机会，每次都是目不斜视，这无形中增添了桑植心理上的负担，可他又怎能怎样呢？不管有一千条、一万条理由，总得承认，愧对人家呀。

这时老师过来，冲桑植点点头，领走了夏天。

夏天向桑植挥手，桑植说了句：祝你成功。

桑植随后被一群领导们前呼后拥地请进剧场，向领导席走去。

海礁心绪复杂地望着他的背影。

二

夏芳紧赶慢赶，总算按时赶到郊区县法院庭外调解室，在大门外车棚里停好破旧的自行车。

夏芳走进调解室。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朴素无华的房间，透过磨砂玻璃可见五个空心字：庭外调解室。正面墙上悬挂着国徽，底下有“依法治国”四个金字。

夏芳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角落一张椅子上等待着。这不是法庭，虽是庭外调解的地方，夏芳仍然心跳不止，感到紧张。她从小不惹事，想不到自己还会迈进法院的门槛来打官司，且是被告。

走廊里响起清脆的脚步声，推开门，干练利落的中年女法官文瑾走进来，看了一眼夏芳，问她，怎么，原告不来，你这被告倒先来了？

夏芳站起来，连忙解释说，他……他是个大网虫，估计又挂在网上下不来了……虽然丈夫朱明要跟她离婚，要成陌路人了，她仍然为他的不守时感到不好意思。

文瑾面无表情地坐下，原告不来，也不能她们两个谈离婚条件啊！

夏芳说了句“我催他”，拿出手机到走廊去打电话。

夏芳没有猜错，朱明果然挂在网上下不来了。

窗上拉着厚厚的窗帘，屋子里凌乱不堪，朱明正在上网，一副忘我神态。他是个留小平头的青年人，长得很帅，还留着时髦的小胡子。

突然手机振铃，怪腔怪调的提示音竟是“老爸，接电话，

你聋了！”朱明看了一下屏幕，坏了，忘了法院这码事，他冲电话里喊一声：“堵车了，马上到。”跳起来找外衣。

夏芳讥讽道：“是网上游戏堵车了吧？”

朱明不敢搭腔，赶紧关了机，抓起衣服，向门口跑了几步，又返回，从餐桌上抓了一个面包叼在嘴上，从裤兜里摸出车钥匙，撞开房门。

树下停着一辆捷达牌出租车，已经很老旧了。出租车的玻璃窗上贴着“地震无情人有情”的招贴画。已经开了近三十万公里的旧车，还是朱明托人租下的二手车，他想从出租车公司买到手。夏芳埋怨他“捡破烂”，这烂车，到手就赔，三天两头得修，可朱明有他的小算盘，指望它出奇迹呢。据说捷达车的发动机最好用，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开了八十万公里居然没大修，德国大众公司闻讯，把旧车运回德国，又给了他一台新捷达。夏芳听了只是撇嘴，叫他等着做梦娶媳妇吧。

朱明三口两口把面包吞下，开车门、打火，交通台正播报新闻：到今天为止，已有四万解放军、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火速赶往四川地震灾区抢险救援，六万名官兵已集结完毕，正增援灾区……

他认真听完广播才起车，刚冲到马路上，有人伸手打车，朱明摆手，表示不拉，那人举拳头不知喊着什么，估计要投诉。接二连三有人要打车，朱明怕惹麻烦，索性从车窗伸出手去，卸下顶灯标志，把“包车”字样的三角牌在挡风玻璃前一支，一溜烟驰去。

在等待朱明的时间里，文瑾和夏芳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。文瑾还知道朱明创办的光明网站，她接手这桩离婚案前就浏览过，虽然没有新浪、搜狐名气大，也挺火的，访问量很大，不知怎么，最近打不开了。

夏芳苦笑，叫人家封了，还能打开吗？

文瑾猜到了，是网上购物赔了吧？

夏芳叹口气，那倒不是。总归是交友不慎。他的合伙人开发出售黑客软件，公安局都立案了。他总算不知情，没进去，可他是法人呀，房子、车，全都罚没了，要不也不能租一台烂车跑出租啊。

文瑾知道，朱明虽是离婚原告，那是因为夏芳不想维持下去了，听了夏芳方才的话，文瑾翻看着手里的材料，她意识到，这才是她与朱明离婚的真正理由，可她并没提这件事呀。

夏芳眼圈红了。若有感情，有钱没钱都无所谓，夏芳跟他结婚时，两个行李卷往一块一搬，完事了，现在的姑娘，有这么好打发的吗？那时他也是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啊！

抛开公事，文瑾替夏芳不平，她这么好的人，朱明还不知足，他倒成了原告，太不公平了。这当然是那个第三者闹的，夏芳也从来没提这个茬。

夏芳又一次苦笑，他说了，他并不是原告。

文瑾很理解。朱明说过，他是被告身份的原告，文瑾不明白，他又不务正业，又有外遇，夏芳为什么不先提出分手？

夏芳笑了，文法官不像在庭外调解，倒像是劝离法庭。

文瑾也笑了，现在是两个女人在聊家常，是在法律圈子以外行走。

夏芳叹口气。她为什么忍气吞声拖了三年，还不是因为女儿！她不希望孩子有个破碎的家。

文瑾知道她的女儿很有出息。早听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时，她跳的小天鹅在莫斯科都震动了。

这时门哐一下被推开，朱明气喘吁吁地进来，“对不起，文法官，我睡过站了。”

文瑾幽默地回了一句：在虚拟世界里享乐，睡得着吗？

朱明小心地看了夏芳一眼，尴尬地一笑。

文瑾面对朱明和夏芳，一直立足于调解，听来听去，听不出他们一定要分手的理由，当然要劝和，古人说，宁拆一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呀。

朱明拿出一包烟来，抽出一支刚要点上，文瑾用手指头敲敲桌子，以目示意，原来桌上就有禁烟标志，他只好收起烟。说起他与夏芳的分歧，他说他们俩肯定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。

文瑾用手指头敲敲桌子，警告他严肃点。

朱明还想幽默，现在世界冷战都结束这么久了，家里仍处于冷战状态，不合适，不如分手，给对方以自由。

不管怎么说，文瑾认为他们的婚姻没到破裂的地步。

朱明忽然嬉皮笑脸地问女法官，调解成一对不离婚的，你能拿多少奖金？

文瑾没好气地回敬他：判你们离了，奖金更多。不过，她强调，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，被告一方一直不同意离。这心情朱明应当理解和尊重。

一直不言语的夏芳这时表态说，死亡的婚姻比没有婚姻更可怕，她同意了，离吧。

法官和朱明都有几分意外地看着她。夏芳又补了一句附加条件：孩子必须归她。

朱明犹豫了一下，表示这要商量一下。

夏芳讥讽地看着他，少了累赘，这不正合你意吗？

文瑾站起来拍了板，最后给他们四十八小时考虑时间，如果不反悔，周一带齐结婚证、户口本、身份证来办手续。

二人怏怏地走出法院，夏芳的车链子掉了，蹲下身弄了半天挂不上，弄了一手黑油。朱明过来，手脚麻利地挂上链子，又掏出纸巾叫她擦手。

夏芳已骑上车，说了句“快不是一家人了，得说声多谢了。”说罢赶紧掉过脸去，鼻子酸酸的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掉下

来。朱明启动车子，劝她坐他车一起走。

夏芳仿佛没听到，已骑远了。

这时一个妖冶的女人过来，拉开了车门想上车。

朱明对她说了声“对不起，不拉客了。”砰地关上门，绝尘而去。

那女人在车后头嚷“我投诉你！”

夏芳赶到剧场，就快开演了。她在座位引导员手电光指引下，找到座位。座位很靠后，她旁边有一个空座位，当然是朱明的。她不时地回头望着门口，门关着，黑洞洞的。她又盼朱明出现，又怕他坐在自己身边。他不会来的，此时早颠屁地跑去向那个小妖精报喜了，“小三”终于可以登堂入室了！一阵屈辱的波涛席卷而来，她很后悔，不该这么轻易地答应离婚，太便宜他们了。

幕布紧闭，灯光幽暗，全场奇静，忽然，剧场再现着大地震的山崩地裂声，整个剧场仿佛在震颤摇动，发出大厦将倾的吱吱嘎嘎的怪叫，令人恐怖。大幕在不知不觉中拉开，舞台上一切都在动，天幕背景是汶川，山在震、大地在抖动，山在滑坡、地在开裂，泥石流堵塞岷江……瞬间房倒屋塌……

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扮作妈妈，一身黑衣，在舞台上旋跳，地震声隆隆，地光闪闪，房屋塌陷断裂声中，妈妈惊恐地奔跑，做呼喊状，夏天从舞台另一侧边幕条中舞出，母女俩踉跄而行，奔跑、跳跃……又是一阵巨响，显然母女遇险，这一瞬间，母亲扑上去，做寻找状。在催人泪下的背景音乐中，妈妈终于摸到了孩子，并张开双臂护住孩子……

时间定格，天片上出现一行血红的字：2008·5·12·14·28……

台上，响起母亲凄伤的旁白：孩子，妈妈不行了，妈妈不能陪你走了……

夏芳的胸口仿佛压上一块巨石，喘不过气来，隐隐作痛。

剧场门外，捷达车猛地开来，急刹车。

朱明跳下车，跑向门口，大门已关。他着急地拍门，好半天才有人应，从小窗里往外看。朱明举着票摇晃着。

把门人的声调是谴责的，这也太晚了点吧？心里有没有政治？这是赈灾演出，不是看赵本山的小品逗乐子，来不来由你。

他只能说是来捐款的，求求师傅了。朱明一个劲儿说好话。

把门人这才不耐烦地开了门，朱明快步跑进去，走进剧场，站在后面适应一下眼睛，摸索着找座位。边找座位边往舞台上，看见夏天在表演。

夏天断断续续在喊：妈妈，你别抛下我呀，天好黑，我害怕……

母亲气息渐弱：别怕，光明会来的，要坚强，没有妈妈的日子更要坚强！

夏天绷着哭声：妈妈，你怎么了？

夏芳满脸是泪地注视着舞台。

灯光明亮的舞台忽然转暗，一束追光追着飞翔的小天鹅夏天。小天鹅在飞快地旋转、大跳。

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夏芳又一次回头时，发现朱明正摸索着来到她身边。

夏芳看了他一眼，向里面坐过去，把过道的位子让给了朱明。朱明看也不看夏芳一眼，眼睛一直盯着舞台。

夏天的舞姿和表演让人们感动流泪。

夏芳和朱明脸上表情都为女儿骄傲，却形同路人，一点交流也没有。

舞台上，母亲摸索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，塞给女儿。

小夏天惊喜然而虚弱的声音：巧克力？妈妈有巧克力？

妈妈叮嘱她省着点吃，有这块巧克力，就能挺到解放军叔叔来救她……

夏天要和妈妈一人分半块。

妈妈已经气息奄奄：不，妈妈再不需要了……

夏天抱住妈妈的脖子：妈妈，我怕……

妈妈：别怕，孩子。记住，如果有来生，妈妈还做你的妈妈，还和你一起走！

妈妈身子一倒，头歪向一边，孩子摇晃着她，哭喊着“妈妈……”

台下受了强烈感染的观众都在擦眼泪，有的呜咽出声。

坐在第一排的副市长桑植双眼也涨满泪水。站在边幕条里手持话筒的海礁同样强忍着泪水。

夏芳更是泪水满腮。朱明也抹了一下眼睛。

朱明掏兜，有两张百元票，其余的都是毛票，他把钱塞给夏芳，算是两人的捐款。似乎抱歉地解释，今天就拉这么多，汽油又涨价了，油钱还没扣除。

夏芳颇为冷淡，说她捐过了，各捐各的吧。

朱明只得把攥钱的手缩回来。

声光电的效果把人带入空灵的世界。舞台上，追光追逐着母女在跳跃，母亲把女儿高高地托起在空中，小夏天在哭声中重复妈妈的话：我记住了，来生你还是我的妈妈，我们一起走……

一个暗转，表演者母女消失。剧场一片唏嘘声中，全场起立。

海礁和一个男主持人上场。

海礁动情地说：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，我们的眼泪流得太多太多……

男主持人：人间有大爱，大爱能抚平我们心上的伤痛！

海礁：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人们将惊讶地发现，在中华民族的机体里流淌着热血，传递着高尚的友爱的基因……

男主持人：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，生活总还要继续！